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第二十四回 小結局淫邪現世 大團圓富貴登仙

詞曰：戲到團圓萬事了。離合悲歡，一一從頭繳。報應只爭遲與早，何曾善惡無分曉。試看那姦淫弄巧。自取滅亡，要得收成好。忠孝不求溫與飽，天恩隆重頻旌表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金公爺同了夫人、父母，並石、林兩家眷屬，前呼後擁，同上天竺，且按下不表。今先將一個人的行止，一一敘明，然後再接續進香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那愛珠小姐，被雲程逐出境外，卻好逐至杭州，幸巧夫人贈銀贈衣，不至凍餓。然終無著落，東奔西闖，街坊上人見他標緻，調戲他的甚多，收留他的卻沒有。一日到一衙內，只見一個老媽媽，立在門首，見愛珠標緻，獨自一人，便問道：「女娘何往？」愛珠道：「奴家是落難女子，無家可歸，偶爾到此，往無定所。」老媽道：「難道沒有翁姑、父母、丈夫麼？」愛珠道：「都死了。」老媽道：「你不像這邊人，因何到此？」愛珠道：「我是蘇州人。因孤身一人，特來尋一親戚，指望依靠他，誰知遍尋不見，不知搬往何處去了。」老媽道：「既有親戚在此，慢慢尋訪不遲。且請到我家來吃箸便飯，與你商量。」愛珠口說「怎好相擾」，身已隨了進去。老媽取出飯來，卻是六碗菜，都是海味魚肉之類。吃完了，老媽道：「女娘既無去處，可肯承繼我，做個女兒，住在我家麼？」愛珠道：「若蒙收留，奴家就得生了。莫說做女兒，就做丫鬟，服侍你老人家，也是好的，有甚不肯。」

老媽道：「你既肯做我女兒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只有句話要與你說明。我本是個門戶人家，專靠女兒養家的，你可情願麼？」

愛珠停了一會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也說不得了，只聞得人說妓女是最下賤的。」老媽道：「你但知妓女下賤，還不知妓女的尊貴哩。你且坐了，我細細說與你知道。有一等粗蠢丫頭，頭蓬腳大，牙黃口臭，無人要他，這便是個下賤。若才貌俱全的，名聞四海，價值連城，吃的是珍羞美味，穿的是錦繡綾羅，戴的是珍珠瑪瑙，睡的是錦帳牙牀；來往的全是王孫公子，伴宿的無非俊雅郎君；金銀財寶日積月多，綢緞簪釵，日新月異。

錦帳中我奉他三分，他還要奉我十分。枕頭邊我說的假話，他必當我真言。倘相與了皇親國戚，即使大臣官員，還要個個低頭。若結識了風流天子，就是皇后娘娘，尚思讓我三分。只怕到興頭時節，就封你做一品夫人，也不屑去做哩。」愛珠聽了，眉歡眼笑，就要下拜。老媽扯住道：「且住，可洗了浴，換了衣裳，先拜了我的家堂神聖，要他保佑你無災無難，千人見千人喜，萬人見萬人愛哩。」就叫了丫頭：「快取香湯與你姐姐洗澡，再將我上等衣服首飾，與你姐姐滿身都換了來拜神聖爺爺。」丫頭答應，同愛珠到後邊洗了浴，梳了頭，將白綾腳帶包了腳，取出衣服首飾穿戴了。到家堂前先拜了，然後拜見老媽。老媽一看大喜道：「我的兒換了幾件衣服，竟是嫦娥下降，仙子臨凡。不要說男人見了要愛殺，就是老娘見了也動火哩。

你可還會些技藝麼？」愛珠道：「詩詞歌賦，棋琴書畫，色色俱精，就是吹彈歌舞，也略知一二。」老媽道：「如此說，竟是個寶貝了。」次日就有同行中並杭州城中的蔑片，都送份來慶賀，老媽設席請酒。一傳出去，就有許多豪華公子，風流名士，盡來要梳籠她。老媽高抬身價，要索厚禮，從十兩說起，直講到百金方允。還斷過只住一夜，自後總要八兩一夜。誰知聞名來嫖者，一日定有十數起，老媽只揀多的允了，其餘回得口乾。那些人見捱不上，都願增價弄到十二兩一夜。見還熱鬧，竟分起晝夜來。一日八兩，一夜十二兩，一日一夜竟至二十兩，足足鬧了三年，老媽趁了數萬金。誰知愛珠貪淫，不顧性命，老媽貪財，也不顧他。嫖客出了許多銀子，也不肯草草完事，定用了春藥，晝夜不息。愛珠起初快活，後來竟弄到害怕，然已落在其中，哪由他做主？到得三年，身子也壞了，春藥也用多了，毒氣攻心，忽發一身楊梅瘡，破爛起來，臭氣難聞。老媽急急請醫調治，不但不好，且滿身滿頭，遍發無空，又兼了癆弱之症。老媽還恐他過了別的妓女，嫖客知道，久已沒得上門。老媽情急，翻轉面皮，不說虧他趁了多少銀子，反說白養了他三年，將他衣服首飾盡行拿去，仍是舊時打扮，趕逐出門。

當初還有夫人贈的衣銀，不至凍餓。如今身子有病，滿身惡瘡，腰無半文，衣無替換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求乞度日。幸有一班少年花子，不怕醜陋，聞他向日之名，願與親近。且見他這般形狀，騙得動燒香的善男信女，可以借他做個討飯的招牌。便日中背他到熱鬧處討飯，夜間扶他到孤廟內同眠。

那一日，眾花子又將他扛到天竺山門口，放下求乞。只見地方總甲，急急趕來道：「公爺同家眷到此進香，即刻就到，閒人走開，快些打掃潔淨，不是兒戲的。」和尚聞知，急將蘆席氈單，從山門直鋪到大殿，將眾花子俱趕開了。只因愛珠是個女人，又兼有病，扶他山門側邊，金剛腳下睡倒，又吩咐不許做聲，驚動公爺，不是兒戲的。

言之未已，鋪兵開道，鑾駕已到，合寺和尚，盡跪山門外迎接。只見四乘大轎到得山門，出轎步行進殿。先是太老爺、太夫人，後是公爺與夫人。愛珠偷眼一看，見前面的分明是金雲程父母，後面隨著的確是雲程與夫人。身上都是蟒袍玉帶，頭上沖天冠，夫人是金鳳冠，好不齊整。一時忍不住文，幾步爬上去，將夫人一把扯住，正要說明哀求，被軍牢幾鞭，嚇得和尚急急扯開。還虧夫人吩咐，為燒香到此，不許打人，愛珠方才得免。又見四轎六乘走出，認得是石道全夫妻父子，後又三人，卻是父母與妹子，也是蟒袍鳳冠。欲再上前，已被打怕，只叫一聲：「父親、母親、妹子，救我一救！」和尚又急急亂喝，員外等也不解其意，竟進去了。後又小轎十數乘，齊齊下轎，身上都是綾羅綢緞，大家笑嘻嘻，一同走進。愛珠一看，只有幾個不認得，其餘都是金林兩家，一向最惱的黃髮大腳粗蠢丫頭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才貌原來一些沒用的，我父母把我許了一個絕好的丈夫，偶然落難，只合安分自守，如何便料他再無好日，強生生不肯嫁他，把一個丫鬟代夫。

至於妹子，雖生得粗俗，也是同胞姊妹，怎就笑他無出息，事事欺他。還有生身父母，愛我最深，如何拒絕於前，招扳於後，使他破家蕩產，恨我如仇。就是這些丫頭，雖然生得醜陋，服侍總是一般，如何一見如仇，說他只好服侍妹子，如今果然都隨著他。我的好丫頭何在？就是石道全薦來相士，我與無暇改扮，他又不知，不過據相直言，如何便要打他，還還怒到無瑕身上。他相無瑕是極品夫人，如今隨了公爺，豈不已經極品麼？

他說妹子是二、三品夫人，我也不服，如今這般打扮，豈不也應了他說。我靠了無瑕弘福，還有小小收成，若一離心，不作青樓之女，定為乞丐之妻。又說我氣短色浮，難過三九，如今句句應了，卻好今年是三九之年，一病至此，大約三九之說，又要應了。還有何顏再見他們，不如尋個自盡，等他們出來看見，或者施一口棺木掩埋，庶可免拋屍露骨，便是我的好收成了。」想罷，逐向金剛座上幾撞，登時血流滿地，死於金剛腳下。

且說公爺等進寺燒香畢，到山後遊玩，只見鐵嘴道人迎上。

只彥庵夫婦與雲程從未會過，其餘都是見過的，因改了道妝，都不認得。有光說起，方大家知道，齊齊相見。雲程急問：「仙師安在？」鐵嘴指著上邊一尊老君，道：「此不是仙師麼？」雲程與俞德上前一看，果與沙灘上賜衣賜丹的一毫不差。雲程道：「原來仙師就是老君。」齊齊下拜，拜畢向鐵嘴道：「彼時仙師曾說十五年後天竺相見，再著鐵嘴道人指引行藏，今日果見仙師。又適遇老師在此，請問弟子等將來收成結果，卻是如何？」鐵嘴道：「公爺等此去前程遠大，一路平安，無煩貧道饒舌。既蒙下問，且將公爺等本原來歷，略道一二。幸各留心，以期反本歸原，無忘故我。」雲程道：「正要請教，乞道其詳。」鐵嘴道：「公爺是仙師座前守燈仙史，夫人係添油仙女，只因偶起凡情，被鼠精偷吃燈油，罰降下界一晝夜，以了宿緣。復歸仙界，算來還有七十餘年，那時貧道再來接引。牢記牢記。」雲程道：「據老師說，只有一晝夜，今已二十七年，如何還有七十餘年？」鐵嘴道：「仙家一晝夜，人間已百年。」雲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只是那鼠精偷了燈油，難道倒罷了？」鐵嘴道：「如何罷得，現在人間受了多少苦楚，今已死在金剛腳下，押赴酆都去了，少停便見仙師。還有兩個煉丹弟子，兩個守丹童女，也因起了凡情，罰降

人間，配為夫婦，輔佐公爺同歸仙界，乃鐵、石二將軍是也。」雲程又問父母，鐵嘴道：

「受朝廷極品榮封，還有四十餘年同諧到老。」有光亦問父母並岳父母，鐵嘴道：「尊翁令岳十五年前已經說過，壽元都有八旬上下，只令岳母少些，亦不脫古稀之年。公爺與將軍復命要緊，夫人等還有故人在外候他相送，速速起行罷，貧道不敢相留了。」雲程道：「老師既是仙師，徒弟因何也降凡間。」鐵嘴道：「我乃仙師執拂弟子，已經歸班五載矣。如今在仙師左邊，執拂的就是。」眾人齊齊向上一看，果有一執拂弟子，儼然鐵嘴無二，回頭鐵嘴已不知去向。問和尚，方知鐵嘴已於五年前在天竺屍解了。眾人大驚，重複下拜，拜完起身來到山門，見了金剛，想起鐵嘴之言，將金剛腳下一看，忽見一個女人睡倒，滿頭鮮血。急喚地方來問，說是一個名妓，名喚愛珠，才貌雙全，且嫖多了人，生了一身惡瘡，被鴇兒趕出，靠著眾花子日日在此討飯，不知方才為何忽然撞死在此。夫人聽說，對石夫人道：「難道是大小姐不成？」石夫人道：「只怕有些像，我進來時聽得好像有人叫妹子救我一救，我也不解其意。」

夫人道：「如此一些不差。怪道我進來時，他爬上一把扯住我，只說是花子求乞，不曾理她。方才仙師又說山門口有故人候我們相送，一定無疑了。」叫丫頭上前細認，都說果是大小姐。

夫人與石夫人聽說，只得稟知翁姑父母與丈夫，商議買具棺木，各取衣裳首飾，替她滿身換了。親自看她入殮，扛到野外擇地埋葬了，方開船起身。雲程又吩咐地方官將鴇兒重處。地方官役知他趁了大銀，立刻拿來打了二十枷號。在彼鴇兒只得買上買下，將所趁金銀用完，方得釋放回家。這也是天理當然。更有愛珠人殮時，土工看見衣服首飾甚是動火，候公爺開船後，夜間盜開棺木盡剝一光，連棺木都不曾蓋好，將就掩埋，此亦刻薄人遇著刻薄之報。

且說雲程同有光等進京復命，龍顏大喜，賜坐賜茶，各賜御酒三杯。光祿寺擺宴，命東宮出陪。宴罷，雲程又將金守道、李總兵為國為民一片妙算苦心，細細奏知。皇上發典部議，封金玉平定王，妻石氏封平定後，榮封三代，子孫世襲。即命蘇州起造王府，賜為宅第。命一年巡視川陝等處，一年巡視浙閩等處。封石有光靖海侯，妻林氏封靖海夫人。封鐵純綱實受鎮西侯，妻金氏封鎮西夫人。兩家三代俱封贈侯爵，子孫世襲。

金誠齋升福建巡視撫，李紹基升福建提督、全省水師兼轄澎台海師官兵左都提督，俞德賜五品祿，聽金玉調用。一一封賜已畢，各各到任受事，海賊外邦盡皆畏懼深服，一路太平無事。

各生子女，五家互相婚聘。光陰迅速，倏忽已四一餘年，金彥庵、石道全、林員外夫婦六人俱已相繼去世，金玉與有光極盡孝道，見兒孫都已婚配，功名盡皆顯達，各將王侯之位傳與長子，尋收拾一所靜室，塑老君、鐵嘴仙師聖像，三對夫婦在內修真。又經三十年，一日，忽見鐵嘴來迎，那時王侯之位都傳與長孫，兒媳安居在家，立刻喚齊，從容話別，霎時飛升，盡見半空中五色祥雲，長幡寶蓋引接而去。香聞數里，一月而散。

兒孫等媳輩亦皆悲痛，急喚塑匠，就在老君座前塑就六位神像，至今廟貌猶存，合地傳為美談。尚有能言其事者，無不稱頌夫人賢德，痛罵愛珠淫賤。正是，好的流芳百世，壞的遺臭萬年。

今之賴婚改嫁欺貧重富者，看此能不觸目驚心，汗流浹背乎！

何人肯就惡姻緣，係定紅絲莫怨天。

才子每遭嫖母配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若言貧富輪流轉，說到窮途倏變遷。

試看貧窶驟顯達，休輕寒士附腥羶。

人生何事太匆忙，百歲悠悠夢一場。

留點仁慈終受福，多行不義定遭殃。

思趨炎日如駒過，欲靠冰山豈久長。